

<<相约星期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相约星期二>>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2707

10位ISBN编号：7532742709

出版时间：2007-7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 米奇·阿尔博姆

页数：196

字数：70000

译者：吴洪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相约星期二>>

前言

最后的课程 ——《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一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

稍稍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

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

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

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

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

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

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

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

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

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

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

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

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

<<相约星期二>>

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 四 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因此，请原谅他把最后的课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时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刚刚才获得的。

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

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

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

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

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

他把自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

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

既能在任何时候准备讲课内容，又能在任何情况下设计讲课环境，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师，瘦小的莫里当之无愧。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

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

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

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

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

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正要搁笔，脑海中怎么也挥不去远方老人的身影。

他在调皮地眨眼，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说“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在另一个意义上把他“烧过了头”，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课程。

是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讲了一辈子课，最后一课有关人生。

余秋雨 1998.10

<<相约星期二>>

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一九九四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一年以后与世长辞。

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在老教授缠绵病榻的十四周里，每周二都上门与他相伴，聆听他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对于作者米奇·阿尔博姆而言，与恩师“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啻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

这门人生课震撼着作者，也藉由作者的妙笔，感动了整个世界。

<<相约星期二>>

作者简介

米奇·阿尔博姆（1959-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电台主持，电视评论员，此外还是活跃的慈善活动家。

迄今为止，阿尔博姆已出版九部畅销著作，其中纪实作品《相约星期二》在全美各大图书畅销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三十一一种文字，全球累计销量超过一千一百万册，成为近年来图书出版业的奇迹。

2003年，阿尔博姆六年磨一剑的小说《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将“星期二神话”继续延伸，迄今已累计售出八百万册，成为当年惟一有能力在排行榜上与《达芬奇密码》叫板的作品。

2006年10月，阿尔博姆推出最新小说《一日重生》，再度以奇巧动人的构思和轻盈感性的文字征服全球读者。

迄今为止，这本书在美国的各大排行榜上均在前五位长踞不坠，无可争议地成为去冬今春销售业绩与读者口碑最好的全球畅销书。

米奇·阿尔博姆目前与妻子简宁居住在美国密歇根州。

<<相约星期二>>

书籍目录

最后的课程——《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必修课程

课程大纲

学生

视听教学

入校

教室

点名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教授

第四个星期二——谈论死亡

第五个星期二——谈论家庭

第六个星期二——谈论感情

教授，第二部分

第七个星期二——谈论对衰老的恐惧

第八个星期二——谈论金钱

第九个星期二——谈论爱的永恒

第十个星期二——谈论婚姻

第十一个星期二——谈论我们的文化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第十二个星期二——谈论原谅

第十三个星期二——谈论完美的一天

第十四个星期二——道别

毕业

结尾

<<相约星期二>>

章节摘录

版权页：必修课程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

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

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

你得准备回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

你还要不时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

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

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

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

我就是那个学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

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

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

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

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

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

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

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

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

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

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

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

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

然后他拥抱了我。

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

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

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

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

<<相约星期二>>

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

他就是喜欢跳。

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

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

但他不用担心舞伴。

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

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

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

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流下汗来。

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

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

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

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

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

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

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

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

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

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

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

他一直感到乏力。

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

他梦见自己死了。

<<相约星期二>>

后记

最后的课程——《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

稍稍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

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

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

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

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

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

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

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

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

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

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

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

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

<<相约星期二>>

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

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

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

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四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

因此，请原谅他把最后的课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时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刚刚才获得的。

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

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

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

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

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

他把自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

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

既能在任何时候准备讲课内容，又能在任何情况下设计讲课环境，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师，瘦小的莫里当之无愧。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

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

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

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

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

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正要搁笔，脑海中怎么也挥不去远方老人的身影。

他在调皮地眨眼，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说“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在另一个意义上把他“烧过了头”，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课程。

是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讲了一辈子课，最后一课有关人生。

余秋雨1998.10

<<相约星期二>>

编辑推荐

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

余秋雨教授推荐并作序！

《相约星期二》一书的作者是美国一位颇有成就的专栏作家、电台主持，步入中年以后虽然事业有成，却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一个偶然的机，他得知昔日自己最尊敬的老教授身患不治之症，便前往探视，并与老教授相约每周二探讨人生。

本书的主要篇幅就是记述这些谈话的内容。

最终，老教授撒手人寰，但作者却从他独特的人生观中得到了启迪，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本书语言流畅，寓意深远，在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且有可观的市场潜力。

<<相约星期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